文字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文字論
作者：張懷瓘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432》

論曰：文字者，總而為言。若分而為義，則文者祖父，字者子孫。察其物形，得其文理，故謂之曰文；母子相生，孳乳寖多，因名之為字。題於竹帛，則目之曰書。文也者，其道煥焉。日月星辰，天之文也；五嶽四瀆，地之文也；城闕朝儀，人之文也。字之與書，理亦歸一。因文為用，相須而成，名言諸無，宰制群有，何幽不貫，何遠不經，可謂事簡而應博。範圍宇宙，分別陰陽，川原高下之可居，土壤沃瘠之可植，是以八荒籍焉。綱紀人倫，顯明正體，君父尊嚴，而愛敬盡禮悵幼班別，而上下有序，是以大道行焉。闡墳典之大猷，成國家之盛業者，莫近乎書，其後能者，加之以元妙，故有翰墨之道生焉。世之賢達，莫能珍貴。

時有吏部蘇侍郎晉、兵部王員外翰，俱朝端英秀，詞場雄伯。王謂仆曰：「文章雖久遊翰墨近甚留意，若此妙事，古來少有知者。今擬討論之，欲造書賦，兼與公作《書斷》後序。王僧虔雖有賦，王儉制其序，殊不足動人，如陸平原《文賦》，實為名作，若不造極境，無由伏後世人心。不知書之深意，與文若為差別，雖未窮其精微，粗欲知其梗概，公試為薄言之。」仆答曰：「深識書者惟觀神采，不見字形。若精意元覽，則物無遺照，何有不通？」王曰：「幸為言之。」仆曰：「文則數言乃成其意，書則一字已見其心，可謂得簡易之道。欲知其妙，初觀莫測，久視彌珍，雖書已緘藏，而心追目極，情猶眷眷者，足為妙矣。然須考共發意所由，從心者為上，從眼者為下。先其草創立體，後其因循著名，雖功用多而有聲，終天性少而無象。同乎糟粕，其味可知。不由靈台，必乏神氣。其形悴者，其心不長，狀貌顯而易明，風神隱而難辨。有若賢才君子，立行立言，言則可知，行不可見。自非冥心元照，閉目深視，則識不盡矣。可以心契，非可言宣。」別經旬月後見，乃有愧色。云：「書道亦太元微，翰與蘇侍郎初並輕忽之，以為賦不足言者。今始知也，極難下語，不比於文賦，書道尤廣。雖沉思多日，言不盡意，

竟不能成。」仆謂曰：「員外用心尚疏，在萬事皆有細微之理，而況乎書。凡展臂曰尋，倍尋曰常，人間無不盡解。若智者出乎尋常之外，入乎幽隱之閑，追虛捕微，探奇掇妙，人縱思之，則盡不能解。用心精粗之異，有過於是。心若不有異照，口必不能異言，況有異能之事乎！請以此理推之。」後見蘇云：「逝與王員外相見，知不作賦也。詩云：‘引喻少語不能盡，會通之識更共觀。’張所商搉先賢書處，看見所品藻優劣，二人平章，遂能觸類比興，意且無限，言之無涯。古昔已來，未之見也。若其為賦，應不足難。」蘇且說因謂仆曰：「看公於書道無所不通，自運筆固合空於精妙，何謂鍾、王？頃爾遼闊，公且自評書至何境界？與誰等倫？仆答曰：「天地無全功，萬物無全用，妙理何可備該，常歎書不盡言。仆雖知之於言，古人得之於書，且知者博於聞見，或可能知；得者非假以天資，必不能得。是以知之與得，猶書之比言，俱有雲塵之懸，所令自評，敢違雅意。夫鍾、王真行，一古一今，各有自然天骨，有千里之跡，邈不可追。今之自然，可以比於虞、褚而已。其草諸賢未盡之得，唯張有道創意物象，近於自然，又精熟絕倫，是其長也。其書勢不斷絕，上下鉤連，雖然如鐵並集，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，混雜百年，檢探何知，是其短也。夫人識在賢名，用在斷割，不分涇渭，餘何足雲。仆今所制，不師古法，探文墨之妙有，索萬物之元精。以筋骨立形，以神情潤色，雖跡在塵壤，而誌出雲霄靈變無常，務於飛動。或若擒虎豹，有強梁挈攫之形，若執蛟螭，見蚴蟉盤旋之勢。探彼意象，入此規模，忽若電飛，忽疑星墜。氣勢生乎流便，精魄出乎鋒芒，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，肅然如可畏也。數百年內，方擬獨步其閑，自評若斯，仆未審如何也？蘇笑曰：「令公自評，何乃自飭，文雖矜耀，理亦兼通。達人不已私，盛德變微損。」

其後仆賦成，往呈之，遇褚恩光、萬希莊、包融並會。眾讀賦訖，多有賞激。蘇謂三子曰：「晉及員外俱造書賦，曆旬不成，今此觀之，固非思慮所際也。」萬謂仆曰：「文興書，被公與陸機已把斷也。世應無敢為賦者。蘇曰：「此事必然也。」包曰：「知音看文章，所貴言得失，其何為競悅耳而諛麵？此賦雖能，豈得書善？無今而乏古，論書道則妍華有餘，考賦體則風雅不足，才可共梁已下來並轡，未得將宋已上齊驅，此議如保？」褚曰：「誠如所評，賦非不能，然於張當分之中，乃小小者耳。其《書斷》三卷，實為妙絕，猶蓬山滄海，吐納風雲，禽獸魚龍，於何不有。見者莫不心醉，後學得漁獵其中，實不朽之盛事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